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到處留情 美人傾心
康拉德今年三十二歲。本人生得十分英俊漂亮。仙妙手空空得到的金銀財寶。十九化在女人的身上和他豪華的生活上。他在法國南部瑞典荷蘭等國均置有豪華別墅。而且每處都金屋藏嬌。巴黎交中著名的美女愛麗奴。夏波維就和他居住在巴黎附近。他和愛麗奴是去年春天在法國南部海灘舞會上認識的。爲了獲得美人青睞。他一出手就贈送她一艘摩托遊艇和一枚鑽戒。但是他始終不和他結婚。愛麗奴只知道自己是珠寶商。所以對他的行踪飄浮終不爲問。直到他被捕。她才如同從夢中睡醒過來。滿面淚水的說：「我一直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即使他是個賊。我也是愛他的。」

情婦爭風 那場入獄
這位「摩登羅賓漢」這次被捕。也是受到女人之累。因爲他的情婦太多。爭風的事情時有發生。這次他於被西德一個情婦賣以致身陷囹圄。

現在應該由那一國來主審。他還是一個問題。因爲他在巴黎被捕時。究竟不是現行犯。經這兩個月來。在巴黎受偵訊。一共有西德。荷蘭等十個國家的警方要求引渡他去受審。但這個珠寶大盜還沒有決定去那一國呢。〔續完〕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橫行歐洲 做案無數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洪門信條
以義俠除奸
洪門信條
以義俠除奸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TIMES.

我愛上打火機給你的時候。你借口看人而要我代你燃火。洪勝。當一個人竭力地剝削緊張的氣氛。某件事正在發生中。某件可能即刻就爆發了。

我取出一支香烟。李東立刻點打火機送來。當他將打火機送來的時候。我內心動了一下。我便立刻對李斯探長說。

「請你代我打火機吧。」我說：「我希望從你的肩膀上看過去。但又不想使他知道我在留心看他。謝謝你的合作。」

我又向背部向着牆壁而坐的男人都望去。他手下仍拿着報紙在看。但我已發覺到他的不對的地方。他手上的報紙是一半摺疊着的。從那摺疊血垂向下的半報紙看。他的報紙是倒持着的。沒有人看見報紙是倒持着的。可見得他心不在焉。不過借閱報紙來作兒旁巾子而已。

我正想將這件事告訴李斯探長的時候。却給一件突發的事打岔了。一輛巨大的灰色轎車。鳴着角。向咖啡室的門頭駛來。我並不注視門外的轎車。而仍將眼光放在室內的人身上。那個手拿着倒轉的報紙的人和坐在近門處的男人。這時都立起了身離開了自己的座位。

「將包圍圈縮小。小心點。不要露出破綻。」李斯很淡定地命令道：「你已經發覺到了他嗎？」我詫異地問。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李斯道：「你應該同樣發覺了他才是。」

我想我也已經認出了他。我說：「但我想我還是不分肯定是否正確。」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暗示。」

「那人是一個職業殺人者。他殺人是用槍的。所以他全副心力是集中在在他所持的手槍上。當我來到這間咖啡室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在座。現在。你明白了吗？」

他在「現在」還兩字上。略爲加重了些語氣。這不啻是發出訊號。那兩個離開自己座位的人。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似有所行動。李斯探長凝視着我。

「你從頭想一下。」他說：「除了你以外。室內各人都自由地使用左右兩手。我曾經給你三次機會。想使你的右手從衣袋內拿出來。第一次是我跟你剛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解。像觀察和記載

蔡李佛拳派。自新會陳享爲開山鼻祖。首創該派之後。即代有能人。名手輩出。近百年來。馳譽武壇。發揚光大。該派流源及其聲名。筆者前已爲文紀述。茲再紀其轟動武林之當年佳話。以爲讀者告。

張鴻勝自入八卦山學成之後。返新會。以所得佛家拳技。反授於其師陳享。陳乃將原已精湛之蔡李家拳術。配合佛家拳。融匯貫通。潛修默化。菜李佛之拳技乃成。陳享乃將該派之開山鼻祖。陳享之後。傳授張鴻勝。張鴻勝到佛山發展。傳授陳咗盛等。是爲佛門。桃李滿門。當時子弟中以黃票。顏大。桃李滿門。當時子弟中以黃票。顏君伯於新會等地設館授徒。亦聲揚光大。桃李滿門。當時子弟中以黃票。顏

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解。像觀察和記載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黃福技已將成。而君伯亦屆暮年矣。以
留世之日無多。乃慨然語黃曰：「未完」
洪勝。當一個人竭力地剝削緊張的氣氛。某件事正在發生中。某件可能即刻就爆發了。

我取出一支香烟。李東立刻點打火機送來。當他將打火機送來的時候。我內心動了一下。我便立刻對李斯探長說。

「請你代我打火機吧。」我說：「我希望從你的肩膀上看過去。但又不想使他知道我在留心看他。謝謝你的合作。」

我又向背部向着牆壁而坐的男人都望去。他手下仍拿着報紙在看。但我已發覺到他的不對的地方。他手上的報紙是一半摺疊着的。從那摺疊血垂向下的半報紙看。他的報紙是倒持着的。沒有人看見報紙是倒持着的。可見得他心不在焉。不過借閱報紙來作兒旁巾子而已。

「將包圍圈縮小。小心點。不要露出破綻。」李斯很淡定地命令道：「你已經發覺到了他嗎？」我詫異地問。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李斯道：「你應該同樣發覺了他才是。」

我想我也已經認出了他。我說：「但我想我還是不分肯定是否正確。」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暗示。」

「那人是一個職業殺人者。他殺人是用槍的。所以他全副心力是集中在在他所持的手槍上。當我來到這間咖啡室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在座。現在。你明白了吗？」

他在「現在」還兩字上。略爲加重了些語氣。這不啻是發出訊號。那兩個離開自己座位的人。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似有所行動。李斯探長凝視着我。

「你從頭想一下。」他說：「除了你以外。室內各人都自由地使用左右兩手。我曾經給你三次機會。想使你的右手從衣袋內拿出來。第一次是我跟你剛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解。像觀察和記載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黃福技已將成。而君伯亦屆暮年矣。以
留世之日無多。乃慨然語黃曰：「未完」
洪勝。當一個人竭力地剝削緊張的氣氛。某件事正在發生中。某件可能即刻就爆發了。

我取出一支香烟。李東立刻點打火機送來。當他將打火機送來的時候。我內心動了一下。我便立刻對李斯探長說。

「請你代我打火機吧。」我說：「我希望從你的肩膀上看過去。但又不想使他知道我在留心看他。謝謝你的合作。」

我又向背部向着牆壁而坐的男人都望去。他手下仍拿着報紙在看。但我已發覺到他的不對的地方。他手上的報紙是一半摺疊着的。從那摺疊血垂向下的半報紙看。他的報紙是倒持着的。沒有人看見報紙是倒持着的。可見得他心不在焉。不過借閱報紙來作兒旁巾子而已。

「將包圍圈縮小。小心點。不要露出破綻。」李斯很淡定地命令道：「你已經發覺到了他嗎？」我詫異地問。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李斯道：「你應該同樣發覺了他才是。」

我想我也已經認出了他。我說：「但我想我還是不分肯定是否正確。」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暗示。」

「那人是一個職業殺人者。他殺人是用槍的。所以他全副心力是集中在在他所持的手槍上。當我來到這間咖啡室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在座。現在。你明白了吗？」

他在「現在」還兩字上。略爲加重了些語氣。這不啻是發出訊號。那兩個離開自己座位的人。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似有所行動。李斯探長凝視着我。

「你從頭想一下。」他說：「除了你以外。室內各人都自由地使用左右兩手。我曾經給你三次機會。想使你的右手從衣袋內拿出來。第一次是我跟你剛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解。像觀察和記載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黃福技已將成。而君伯亦屆暮年矣。以
留世之日無多。乃慨然語黃曰：「未完」
洪勝。當一個人竭力地剝削緊張的氣氛。某件事正在發生中。某件可能即刻就爆發了。

我取出一支香烟。李東立刻點打火機送來。當他將打火機送來的時候。我內心動了一下。我便立刻對李斯探長說。

「請你代我打火機吧。」我說：「我希望從你的肩膀上看過去。但又不想使他知道我在留心看他。謝謝你的合作。」

我又向背部向着牆壁而坐的男人都望去。他手下仍拿着報紙在看。但我已發覺到他的不對的地方。他手上的報紙是一半摺疊着的。從那摺疊血垂向下的半報紙看。他的報紙是倒持着的。沒有人看見報紙是倒持着的。可見得他心不在焉。不過借閱報紙來作兒旁巾子而已。

「將包圍圈縮小。小心點。不要露出破綻。」李斯很淡定地命令道：「你已經發覺到了他嗎？」我詫異地問。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李斯道：「你應該同樣發覺了他才是。」

我想我也已經認出了他。我說：「但我想我還是不分肯定是否正確。」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暗示。」

「那人是一個職業殺人者。他殺人是用槍的。所以他全副心力是集中在在他所持的手槍上。當我來到這間咖啡室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在座。現在。你明白了吗？」

他在「現在」還兩字上。略爲加重了些語氣。這不啻是發出訊號。那兩個離開自己座位的人。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似有所行動。李斯探長凝視着我。

「你從頭想一下。」他說：「除了你以外。室內各人都自由地使用左右兩手。我曾經給你三次機會。想使你的右手從衣袋內拿出來。第一次是我跟你剛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解。像觀察和記載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黃福技已將成。而君伯亦屆暮年矣。以
留世之日無多。乃慨然語黃曰：「未完」
洪勝。當一個人竭力地剝削緊張的氣氛。某件事正在發生中。某件可能即刻就爆發了。

我取出一支香烟。李東立刻點打火機送來。當他將打火機送來的時候。我內心動了一下。我便立刻對李斯探長說。

「請你代我打火機吧。」我說：「我希望從你的肩膀上看過去。但又不想使他知道我在留心看他。謝謝你的合作。」

我又向背部向着牆壁而坐的男人都望去。他手下仍拿着報紙在看。但我已發覺到他的不對的地方。他手上的報紙是一半摺疊着的。從那摺疊血垂向下的半報紙看。他的報紙是倒持着的。沒有人看見報紙是倒持着的。可見得他心不在焉。不過借閱報紙來作兒旁巾子而已。

「將包圍圈縮小。小心點。不要露出破綻。」李斯很淡定地命令道：「你已經發覺到了他嗎？」我詫異地問。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李斯道：「你應該同樣發覺了他才是。」

我想我也已經認出了他。我說：「但我想我還是不分肯定是否正確。」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暗示。」

「那人是一個職業殺人者。他殺人是用槍的。所以他全副心力是集中在在他所持的手槍上。當我來到這間咖啡室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在座。現在。你明白了吗？」

他在「現在」還兩字上。略爲加重了些語氣。這不啻是發出訊號。那兩個離開自己座位的人。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似有所行動。李斯探長凝視着我。

「你從頭想一下。」他說：「除了你以外。室內各人都自由地使用左右兩手。我曾經給你三次機會。想使你的右手從衣袋內拿出來。第一次是我跟你剛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解。像觀察和記載

珠寶大盜巴黎落網
談吐文雅。深通應對海內人員和警
探官技巧。所以仍然能夠繼續在歐洲橫
行無阻。被稱為本世紀最厲害的一代大
盜。直至兩個月前被捕。

黃福技已將成。而君伯亦屆暮年矣。以
留世之日無多。乃慨然語黃曰：「未完」
洪勝。當一個人竭力地剝削緊張的氣氛。某件事正在發生中。某件可能即刻就爆發了。

我取出一支香烟。李東立刻點打火機送來。當他將打火機送來的時候。我內心動了一下。我便立刻對李斯探長說。

「請你代我打火機吧。」我說：「我希望從你的肩膀上看過去。但又不想使他知道我在留心看他。謝謝你的合作。」

我又向背部向着牆壁而坐的男人都望去。他手下仍拿着報紙在看。但我已發覺到他的不對的地方。他手上的報紙是一半摺疊着的。從那摺疊血垂向下的半報紙看。他的報紙是倒持着的。沒有人看見報紙是倒持着的。可見得他心不在焉。不過借閱報紙來作兒旁巾子而已。

「將包圍圈縮小。小心點。不要露出破綻。」李斯很淡定地命令道：「你已經發覺到了他嗎？」我詫異地問。

「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李斯道：「你應該同樣發覺了他才是。」

我想我也已經認出了他。我說：「但我想我還是不分肯定是否正確。」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暗示。」

「那人是一個職業殺人者。他殺人是用槍的。所以他全副心力是集中在在他所持的手槍上。當我來到這間咖啡室的時候。他已經發覺我在座。現在。你明白了吗？」

他在「現在」還兩字上。略爲加重了些語氣。這不啻是發出訊號。那兩個離開自己座位的人。向我們這兒走過來。似有所行動。李斯探長凝視着我。

「你從頭想一下。」他說：「除了你以外。室內各人都自由地使用左右兩手。我曾經給你三次機會。想使你的右手從衣袋內拿出來。第一次是我跟你剛相見時。伸手指和你握手。但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收回了右手。祇是點頭為

病。有少許正確的見